

# 小平故里，两棵万年青的诉说

□郑劲松

1  
如果那两棵万年青能够开口说话，此刻，它们一定会说：“小平，您好！”  
它们静静地“站”在四川省广安市协兴镇牌坊村邓小平故居旁的园子里。  
如果以栽种时间算年龄，今年，它们刚20出头，而故居的主人公——邓小平刚好诞辰120周年。  
草木有本心，一枝一叶总关情。自然之中似乎有种对应：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

邓小平故里，位于邓家老井旁的两棵万年青。



出生在这里，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1927年改名邓小平。

不难揣测，原名与学名里寄托着传统中国人对圣贤之道的追慕与期盼，而改为“小平”这个普通的名字，或许更是他多年后吐露的心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集》英文版所写序言。）

他5岁入学，小学毕业后考入广安立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20年夏，从重庆出发赴法国勤工俭学，由此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

故乡15载，幼年到少年，恰似一棵幼苗的拔节生长。

这两棵万年青并非土生土长，而是来自近百公里之外的重庆市北碚区的西南大学校园，代表着这所学校数万师生的心愿。

2

小平同志与西南大学的缘分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西南大学校史馆内有一张老照片记录着这样的缘分。

那是1953年的一天，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视察“落户”北碚不久的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他要亲眼看看自己“拍板”迁址这里办学的高校建设情况，指示“一定要把学校办好”。

大阶梯上方有一栋爬满青藤的三层小楼（现西南大学办公楼）。楼的正面竖着“行署楼”匾额，下面墙上也有几块，上书“川东行署旧址”“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等字样。

一段校史上的难忘瞬间被固化成永恒的记忆。

1950年10月12日，经教育部批准，位于

沙坪坝磁器口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和校址在九龙坡区黄桷坪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并，成立西南师范学院。

新学校成立后，依然两地办学，虽然相隔不过二三十公里，但那时交通落后，师生们行课十分不便。

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决定在沙坪坝重庆大学对面划拨400亩土地给西南师范学院，很快建起了5幢教学楼和9幢宿舍，但这并没达到学校师生的期望值。

此地毗邻闹市区，不远处就是嘉陵江，如果女院全部迁来，根本“装不下”。

一个历史机遇悄然出现，也将学校与小平同志的缘分写进了历史。

《西南大学校史》第二卷记载：四川、重庆全境解放后，1950年1月，为便于行政管理，中央决定将四川省（含重庆）划为四个省级行政单位，即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署。川东行署驻地就在北碚。

1952年9月1日，中央决定撤销四个行署，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川东行署所在的一大片办公用房和土地就空了出来。

此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业正举，重庆市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建立，都急需办公场地……川东行署旧址自然成了“香馍馍”，众多单位争先抢要，报告纷纷飞到西南局领导的办公桌上，其中就有西南师范学院的一份。

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永青（1954年底调任西南师范学院担任党委书记，后又任院长多年）在著作《永青文札》中回忆，面对众多单位递交的报告，邓小平在办公会上作出指示：“要把好的地方用来办教育！”

一锤定音！于是，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原川东行署这片风景优

美的园子划给西南师范学院。

校史记载，1952年9月21日起，师生员工水陆并发，分别从磁器口、黄桷坪向北碚迁移。仅仅20天时间，全部完成搬迁。10月10日，学校正式开始在北碚新址办学。

关于这次迁校，著名画家、西南大学教授郭克曾写下一段动人的回忆：9月的重庆，暑气还没被季节的凉风扇退。清晨，我们搭乘运送教具的轮船从九龙坡出发，经朝天门两江交汇处，溯嘉陵江迤迤北上。当船泊北碚江边时，已是繁星点点……从沙坪坝由陆路先行一步到北碚的师生已经发现，新的家在缙云山下，校园面积大，占地数千亩，绿树新楼，景色美极了……

师生们后来从张永青书记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原委，情不自禁地对小平同志充满了感激和敬意。

3

这份美好的缘分在延续，转化而为一所大学对伟人故里的深厚情怀，两棵万年青则成了这份情怀的见证者。

笔者在学校档案馆查到几份档案。2002年，已更名的西南师范大学差点办成了广安分校。

动议始于2000年前夕。本着“支持广安教育，共建伟人故里”的宗旨和意愿，为填补广安高等教育空白，培养地方经济建设人才，广安市与学校友好协商，决定共同筹办广安大学，先期办成广安分校即二级学院。

2002年3月8日，学校正式向教育部办公厅递交申办广安大学事宜的请示，3月31日正式向教育部提交“关于支持广安市兴办广安大学”的情况报告和论证材料。

就在这一年春天，西南师大党政领导一行赴广安磋商合作办学事宜，带上两棵学校

苗圃里的万年青树苗，在邓小平故居前种下。

“记得故居前有一口池塘，我们一起动手，挖坑，种苗，培土，还去池塘里提水来灌溉……”那年刚担任学校党委书记的黄蓉生教授回忆。

那广安大学或西南师大广安分校怎么后来没办成呢？时任校长宋乃庆教授在电话里告诉笔者，这个想法得到了四川省政府的积极支持。

“最后没办成，主要是政策原因。”宋乃庆说，当时，新一轮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基本完成，教育部不同意直属高校再办分校，并对兴办二级学院进行了“刹车”和转制处理；再加上重庆直轄后，跨省办学存在人、财、物诸多方面具体问题，只好遗憾作罢。

分校没建成，但合作并未停止。

2005年7月，西南大学合并组建后，黄蓉生带队前往广安，与广安市签署了市校合作协议，在教育和农业科技领域开展了多项合作。因为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把小平同志的家乡建设好。

光阴荏苒，转眼二十余年。因小平同志故居及周边环境多次优化改造，两棵万年青已再次移栽。

写本文的同时，笔者联系上了邓小平故里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帮忙“寻找”它们的位置。经过老员工的仔细“查考”确定：西南师大种下的两棵万年青，现在位于邓家老井旁，离小平同志故居150米处的园子里，离故居陈列馆50米左右。

两棵幼苗已长成近10米高的大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在和煦的阳光下诉说着人民领袖和人民的鱼水深情。

（作者系西南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副馆长）

## 永远的佐罗

□贺彬

这两天，有一张阿兰·德龙的照片被无数网友晒出。

1987年，他骑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在北京天安门前，向一位执勤的中国军人问路。那位军人穿着军大衣，脸上带着松弛的笑容。那是典型的北方汉子的脸膛，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他老家地头的高粱和小麦。

阿兰·德龙则是一身红色卫衣，蹬车的脚上是一双时髦的球鞋。那年他已51岁，朝后梳去的鬃发也已是一片银白。

在冬季的北京，他像一个格格不入，却又让人无法忽视的闯入者。

这个刚刚逝去的88岁老人，在中文的网络世界中，正被众人口一词地当作“世界上最英俊的那个男人”来纪念。

他的面孔的确完美，对照一度流行的AI设计的各种完美脸孔，阿兰·德龙这个上帝的杰作明显胜出。他的面容不仅找不到什么缺点，还带有某种致命的神秘诱惑，这显然不是任何高级的算法可以企及的。

1978年，阿兰·德龙凭借一部《佐罗》在国内核爆式走红，成了几乎无法复制的、带有启蒙意义的文化事件。

那时绝大多数的百姓，还身处露天电影的年代，刚刚从贫瘠岁月中苏醒过来的人们，仰望银幕，对这个忽如一夜来到自己眼前的帅极了的男人，情不自禁发出了欢呼和尖叫。

这场暴风雨级别的震撼视觉体验，让人们开始正视性感、性情，进而为这种人之极致的美好，陷入了集体疯魔。

阿兰·德龙当然深知中国人对自己的喜爱，2010年他担任上海世博会法国馆形象大使，在东方卫视《非凡倾听》的专访中就坦言：“这里的人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最欣赏我的人民。”

当时的中国观众，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地将阿兰·德龙置换成了佐罗本罗，沉迷于他下巴中央的那个酒窝，并群起而效仿电影里他那身大檐帽加眼罩加披风的打头，几乎完全无视了在此之前他漫长而幽暗的从影生涯。

那当然是这个划时代偶像不应该被遗忘的背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阿兰·德龙动人的魅影频繁出没于欧洲万紫千红的电影制作中，堪称那个时代最著名、片约也最丰厚的男演员。

极具杀伤力，也令人震惊的美貌，当然是他毋庸置疑的武器。你甚至可以说，他并不能算是那一类有性格，也有灵魂深度的演员，诸如马龙·白兰度、罗伯特·德尼罗那样的存在，他与生俱来的，略带几分阴性的气质，一出场就隐晦的伤痕和脆弱，成为故事里我见犹怜的那个部分。

在讲述米兰民工《洛可兄弟》里，他是郁郁寡欢的失意拳手；同样是维斯康蒂描写西西里贵族之家衰败黄昏的《豹》中，他是独眼军官，邪魅一笑，却成了那座死沉沉古堡里，一道最轻佻也最活泼的亮光；梅尔维尔执导的《独行杀手》里，他又以完美无瑕的皮囊，再好不过地阐释了罗伯特·布列松“演员即工具”的理论，电影里的杀手，越是光洁如玉，他身上的孤独就越是人骨入髓……

或许，并非影迷的你，还是更愿意停留在与德龙版佐罗同时到来的躁动时光里。他与《流浪者》中的拉兹，以及《追捕》中的杜丘同期引发的全民狂欢，在大众眼中，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那些年，我们真是天真到可爱的地步，竟然真的以为阿兰·德龙是像配音演员童自荣那样，捏着嗓子说话，也真的相信只要像佐罗那样手执利剑，划出Z字形，就能战胜整个世界。

那年头，我知道，就在渝中区的城市丛林中，有一位他的忠实拥趸经常出没。

他当然是身披黑色的斗篷，头戴阔檐帽，两只眼睛上的眼罩，一丝不苟，像是一个躺平的8字。

他当然不可能拥有佐罗胯下的骏马，但却有一辆轻型的嘉陵摩托。时不时的，他会从解放碑的临江门呼啸而下，闪电般直驶一号桥。

那个时候，路旁围观的市民会纷纷闪开，脱口而出他流传甚广的名号：哇哦，佐罗！

这个重庆的仿版佐罗，或者说阿兰·德龙的追随者，据说后来生活潦倒，他游侠的一生，却并没能换来一个光明的结局。

可重庆人却自有他们的生活哲学，他们会说：有啥子关系嘛，他毕竟让我们记住了那道闪电！

我相信，他们也会用同样的方式记住阿兰·德龙。

□赵瑜

诗人朋友大草在南山石牛村租了个院子，院里有菜，有花，有猫。他的朋友圈总是绿意盎然，几大排书架诗意地栖居在农家小院的二楼，房东谢大哥会招呼他去吃田里现摘的四季豆焖饭，喝清甜的丝瓜肉片汤。

城里的诗人们周末去院里喝茶吟诗，诗人李二姐写道：诗院的月色很轻，照着围桌而谈的人，照着阴影中的花和月……月色下，我是另一个人。

山居，花香，让普普通通的生活镶上了月亮的银边。不禁暗暗羡慕：我们这代人，不少都在城里长大，没有养过鸡鸭，没有种谷点豆，吃的是成品猪肉，喝的是自来水。晨起小跑上班，在汽车尾气中等待，有时会觉得生活一成不变。

诗友们玩耍时，有人大声朗诵：“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这些老掉牙的诗句总能引起共鸣，话题马上从风花雪月转换为自种的瓢儿白。朋友们热切向往着“天井水缸石榴树，白狗肥猫胖丫头”的生活，吃四季分明的应节蔬菜，在院里葡萄藤下安静地写首诗打个盹，最好还有几只野麻雀在身边环绕着。

城市农耕，碎片化的种植，回归田园生活的梦想，已成燎原之势。而标志性的回归方式就是在阳台上种菜。

淘宝上有几万种类似“多层种植箱”的宝贝出售。有的朋友创意起来惊喜不断：春天在两米菜箱种上十几株黄瓜苗，夏日摘到50多根粗壮的黄瓜；易拉罐连眼都没打，扔颗黄豆进去，竟然结了十几颗黄豆！

阳台太小，就往楼顶扩张，可不小心成了违章建筑，修起来贵，拆起来痛。于是就有朋

## 在悉尼“创造”泡菜

□李北兰

咱川渝人的厨房里和餐桌上，少得了山珍海味，却少不了泡菜。如果没有泡菜佐味、佐餐，川菜的香辣之魂就不复存在。一两天没有泡菜还能“撑”着，但时间长了，就有点“撑”不住了。

“好想吃酸酸爽爽、香香脆脆的泡菜哟！”

在悉尼探亲那段时间，我想吃泡菜想到命里去了，以至于晚上睡觉也在做着泡菜梦：一盘被油泼辣子拌得红红亮亮的泡萝卜从天而降。

心动不如行动，于是便开动脑筋：“能否在没有泡菜的澳大利亚‘创造’泡菜？”

听隔壁的中国香港邻居说，附近韩国人开的小超市里有泡菜卖，于是便马不停蹄地飞奔而去……“奔”拢才知道，那是“腌”制的韩式泡菜，而非咱川渝人“泡”制的四川泡菜！

多少有些失望，但也并非空“奔”一趟，那个用来装韩式泡菜的密封玻璃瓶，竟让我眼睛一亮：“用这瓶来泡制四川泡菜，说不定马到成功！”

没有试，怎么知道“马”到不到呢？于是又马不停蹄地“奔”了几家超市，最后终于在悉尼市中心一家大型超市里买到同款的密封玻璃瓶。

好在姜、小米辣（实则是墨西哥椒）、花椒等在悉尼不难买到，而萝卜、芥菜（川渝地区叫“青菜”）等等，也是超市架上的常驻客。于是挑挑

拣拣地购回姜、花椒、小米辣、小红皮萝卜、芥菜、黄瓜等，我便开始了在悉尼“创造”泡菜的历程。

虽然悉尼的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但为了确保泡菜水清清爽爽不生“花”，我还是把用来做泡菜水的自来水烧开、晾凉，然后才倒入洗净、沥干的玻璃瓶里。

人在异乡，本着“有则加之，无则免之”的原则，我依次往瓶里倒入盐、高度白酒、小米辣、姜、蒜、花椒等等，为了使泡菜水尽快酸爽，还特地倒了两小瓶盖白醋进去。

估计玻璃瓶里的盐、水以及其他作料交汇、融合得差不多了，我方才把洗净、沥干水分的食材放进瓶里，让自制的泡菜水将其淹没（即为“泡”），然后再把玻璃瓶的密封盖严严实实地盖

上。

因这泡菜水是初次勾兑，不大可能享用到咱家乡老坛泡菜水里只泡一夜或大半天的“跳水”泡菜，于是，在各种蔬菜入坛泡了三四天之后，我才把最容易入味的黄瓜夹了一根出来品尝。

刚刚入口，我便叫了起来：“就是这个味！”

其实，比起家乡的老坛泡菜，这刚刚出生于悉尼的泡菜还是差了一种叫作“川香”的味道。但是，有，聊胜于无，再者说，无论好老的泡菜水，也都是从好嫩的泡菜水开始的。

家有泡菜，入厨、进餐陡然释放压力——早

餐无菜，拌一小碟红油泡萝卜下粥；午餐炒肉，夹两三个小米辣切碎调味；晚餐无下酒菜，捞一条脆爽的泡黄瓜佐酒；食欲不振，吃一小块泡菜或几瓣泡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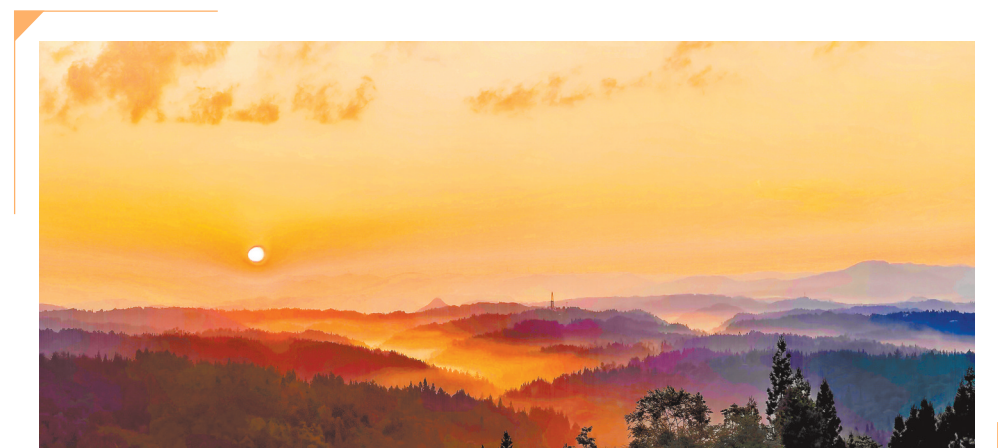
考虑到在悉尼“创造”泡菜不易，我对这个“奔”跑觅来的玻璃瓶格外上心：一是尽量少开瓶，开瓶之后尽快封盖；二是随时观察泡菜水的情况，但见浮了几点“白花”便加白酒，感觉味稍淡了便加盐……不出半年，那瓶里的泡菜水竟也散发出一种浓郁、迷人的酸爽香味。

而最让咱有面子的是，但凡有华裔客人（特别是川渝籍）到来，除先端上一小碟泡萝卜或泡黄瓜等当开胃菜之外，我还充分利用“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泡菜来为咱的待客宴加分——做回锅肉、盐煎肉，用泡菜、泡辣椒等炒出地道鲜香的川辣味；煮鱼虾或粉丝汤，用泡菜笋等熬出回味无穷的酸辣锅底；炒鸡丁、鸡杂，用泡豇豆、酸笋等炒出绕梁三尺的川香味……

不用说，这异域难得一见的川菜皆“劈劈啪啪”地收获一众拥趸，即便那菜在大盘里堆成了小山，上桌之后也是分分钟光盘。

主客分别时，当客人提出要一点我们的泡菜水回去当“母水”时，我笃定地拿出预先准备好的迷你玻璃瓶，装上酸香诱人的泡菜水奉上……

想着我们在悉尼“创造”的泡菜水将开枝散叶、绵延不断，心中的那个乐呀，恰似羽毛飞上天！



日出江山红似火

高兴明 摄/视觉重庆

清晨，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水国家森林公园，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映红半边天，层峦叠嶂的山川似如仙境一般如梦如幻。

投稿邮箱:kjwzcx@163.com